

【中外科幻小说选集】

Zhongwai Kexuan Xiaoshuo Xuanji

两年假期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 著



10元本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外科科幻小说选集

两 年 假 期

[法]儒勒·凡尔纳 原著

文 彬 编译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11/13/81 102

中外科科幻小说选集

两年假期

[法]儒勒·凡尔纳/原著

文彬 编译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通辽市霍林河大街24号)

责任编辑:马图雅 封面设计:杨群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360 字数:3840 千字

2002年4月第一版 2002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20000

ISBN7-5312-1503-9/I·361

全30册定价300.00元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 (1)

风暴——一艘失去控制的纵帆船——斯鲁吉号甲板上的四个孩子——被撕成碎片的前桅帆——查看游船内部——被勒得半死的少年见习水手——一个从后面涌上来的海浪——透过清晨的薄雾而发现的陆地——礁石群

第二章 (14)

在激浪中——布里昂与多尼范——观察到的海岸——救生准备——被争夺的一只小艇——从前桅帆的桅顶上所发现的——布里昂的大胆尝试——怒潮的威力

第三章 (28)

奥克兰的蔡尔曼寄宿学校——大孩子与小家伙——海上度假——斯鲁吉号纵帆船——2月25日夜間——在大海中漂流——撞船——风暴——在奥克兰所作的调查——纵帆船留下的碎片

第四章 (40)

对沿海地带所作的第一次探察——布里昂和戈登穿越树林——寻找岩洞的企图完全落空——清点物资——粮食、武器、衣物、床上用品、器皿、工具、仪器——第一顿午餐——第一个晚上

第五章 (52)

海岛还是大陆？——远足——布里昂独自出发——两栖动物——企鹤群——午餐——从海角顶上远眺——海面上出现的三个小岛——天边上出现的一条蓝线——返回斯鲁吉号

第六章 (66)

争论——计划之中而被推迟了的远足——恶劣天气——捕鱼——巨大的墨角藻——科斯塔和多尔乘坐一匹慢腾腾的坐骑——出发准备——跪向南十字座

第七章 (79)

桦树林——峭壁之巅——穿越树林——小溪上的一道拦水坝——引路的小河——夜间宿营——一间棚屋——淡蓝色的线——法尼饮水

第八章 (91)

在湖西侦察——沿湖岸而下——远远望见的几只鸵鸟——从湖中流出的一条小河——谧静的一夜——峭壁的岩垛——道拦水坝——小艇残骸——刻文——岩洞

第九章 (101)

察看岩洞——家具与器皿——“跑拉”与“拉索”——一块表——一本字迹难辨的日记——遇难者绘画的一张地图——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——返回营地——小河右岸——沼地——戈登发出的信号

第十章 (112)

讲述探索经过——决定离开斯鲁吉号——卸物资和拆游船——一场飓风将游船彻底毁掉——帐篷下宿营——制造一只木筏——装载和登筏——小河上的两夜——到达弗伦奇岩洞

第十一章 (126)

在弗伦奇岩洞里的第一次布置——卸掉木筏上的物资——到遇难者坟前扫墓——戈登与多尼范——厨房的炉灶——飞禽和走兽猎品——美洲鸵——塞维斯的计划——冬季来临

第十二章 (139)

扩大弗伦奇岩洞——可疑的响声——法尼失踪——法尼重新出现——修整和改建大厅——坏天气——提出的一些名字——蔡尔曼岛——殖民地长官

第十三章 (154)

学习计划——星期天的观察——堆雪球——多尼范与布里昂——严寒——燃料问题——到陷阱树林远足——到斯鲁吉海湾远足——海豹和企鹅——公开处罚

第十四章 (170)

冬末的严寒——小推车——春回大地——塞维斯和他的美洲鸵——北征准备——野兽的巢窟——斯多普江——动植物群落——思家湖顶端——桑迪沙漠

第十五章 (183)

归途须走的路——向西部远足——“特律尔卡”和“阿尔加

罗布”——茶树——石道溪的急流——小羊驼——受惊扰之夜——原驼——巴克斯特抛“拉索”的技巧——返回弗伦奇岩洞

第十六章 (196)

布里昂为雅克而担忧——修建畜圈和禽窝——槭树糖——消灭狐狸——再次远征斯鲁吉海湾——套上曳畜的小车——屠杀海豹——圣诞节——为布里昂而欢呼

第十七章 (212)

为来冬作准备——布里昂的建议——本里昂、雅克和莫科启程上路——横渡思家湖——“东江”——江口的一个小海港——东面的大海——雅克与布里昂——返回弗伦奇岩洞

第十八章 (228)

盐田——高跷——察访南沼——为冬天作准备——各种游戏——布里昂与多尼范之间——戈登进行干预——为未来而担忧——6月10日的选举

第十九章 (242)

信号桅——严寒——红鹳——滑冰——雅克的技巧——多尼范与罗斯的违抗行为——浓雾——雾霭中的雅克——弗伦奇岩洞的炮声——多尼范的态度

第二十章 (257)

在湖的南部顶端歇脚——多尼范、罗斯、韦布和威尔科克斯——分道扬镳——沙丘地——东江——沿左岸而下——到达河口

第二十一章 (267)

探索失望海湾——熊岩港——返回弗伦奇岩洞的计划——
探索海岛的北部地区——北溪——山毛榉树林——可怕的狂风
——充满幻觉的一夜——白天来临

第二十二章 (277)

布里昂的主意——小家伙们的欢乐——制造一只风筝——
中断了的试验——凯特——塞文号的幸存者——多尼范及其
同伴所遭遇的危险——布里昂的献身精神——全体聚会

第二十三章 (291)

当前的处境——所采取的措施——变化了的生活——牛奶
树——必须了解清楚的事——凯特的建议——缠绕布里昂的一
个念头——他的计划——讨论——明天开始动手

第二十四章 (303)

第一次试验——将仪器加大——第二次试验——明天再试
——布里昂的建议——雅克的建议——招供——布里昂的主意
——半夜在空中——所发现的东西——风力加强——结局

第二十五章 (316)

塞文号救生小艇——科斯塔害病——燕子归来——颓丧
——一群猛禽——被子弹击毙的一只原驼——烟斗窝——更严
密的警戒——暴风骤雨——外头的枪声——凯特的一声呼喊

第二十六章 (327)

凯特与水手长——埃文斯的讲述——救生小艇搁浅后——

沃尔斯顿到了熊岩港——风筝——弗伦奇岩洞被发现——埃文斯逃跑——过河——计划——戈登的建议——东边的陆地——蔡尔曼·汉诺威岛

第二十七章 (341)

麦哲伦海峡——麦哲伦海峡两侧的陆地和海岛——在这些陆地和海岛上建立的停歇站——将来的计划——以武力还是奸计——洛克与福布斯——假遇难者——热情接待——夜间十一点半至零时——埃文斯放的一枪——凯特的干预

第二十八章 (353)

审讯福布斯——当前局势——计划中的侦察——实力估计——宿营地的残存物——布里昂失踪——多尼范去搭救他——重伤——从弗伦奇岩洞一侧传来的呼喊声——福布斯的出现——莫科发射的一炮

第二十九章 (363)

反应——战斗英雄——其中一名匪徒的下场——到森林中远足——多尼范康复——在熊岩港——检修救生小艇——2月12日的启航——沿西兰河而下——向斯鲁吉海湾致敬——蔡尔曼岛的最后一个岬角

第三十章 (373)

水道之间——因逆风而耽搁——海峡——格拉弗顿号汽船——返回奥克兰——在新西兰首都所受到的欢迎——埃文斯与凯特——结论



第 一 章

风暴——一艘失去控制的纵帆船——斯鲁吉号甲板上的
四个孩子——被撕成碎片的前桅帆——查看游船内部——被
勒得半死的少年见习水手——一个从后面涌上来的海浪——
透过清晨的薄雾而发现的陆地——礁石群

1860年3月9日夜间，海云缭绕，水空一色，把人们的视力限制在几寻^①的范围内。

在这波涛汹涌、发光冥蒙的海面上，一艘轻快的海船随波逐浪，风帆尚未来得及扯起。

这是一艘百吨级游船，也叫纵帆船——英国和美国对所有双桅纵帆船的统称。

这艘纵帆船名叫斯鲁吉号。在船尾牌子上已很难看出这个名号，一次意外事故——海浪袭击或撞船——将顶饰以下的牌子部分地掀掉了。

晚上十一点。在这纬度内，3月初的黑夜依然很短。黎明的曙光约在凌晨五点便开始出现。可是，当太阳照耀天空时，威胁斯鲁吉号的危险会不会稍为减小？脆弱的海船会不会仍受浪涛随意摆布？可以肯定，只有当涌浪平息、狂风暂止时，这艘船才有可能免遭最可怕的海难——在茫茫大洋中，远离幸存者兴许尚能获救的陆地而发生的遇难！

^① 法寻约合1.62米。——译注





在斯鲁吉号船尾上，三个年轻的孩子——一个十四岁，另外两个十三岁——还有一个十二岁左右的黑种人少年见习水手，在坚守舵位。他们通力协作，谨防出现会掀翻游船的突然偏驶。这是一项十分吃力的操作，因为，舵轮随时会失去控制而自行转动，把他们从舷墙上面抛出去。临近子夜时分，一个海浪扑向船侧，幸亏游船没失去舵控，这简直是个奇迹。

这几个孩子因剧烈颠荡而被摔倒，但他们几乎立刻便又爬起身来。

“舵稳得住吗，布里昂？”其中一个孩子问。

“稳得住，戈登，”布里昂回到原先的位置上，始终保持镇静地答道。

随后，布里昂对另一个孩子说：

“紧紧把住，多尼范，别泄气！……除我们外，还有别的人需要救啊！”

这几句话是用英语说的——虽然一听口音便知道布里昂是法国籍人。

布里昂又转向少年见习水手：

“你没受伤吧，莫科？”

“没有，布里昂先生，”少年见习水手答道，“我们尤其要想方设法使游船顶住海浪，要不，我们将会垂直下沉！”

突然，通往纵帆船客厅的楼梯口的门被猛地撞开，两个小脑袋和一只狗的和善脸孔同时露出甲板，吠声随之而起。

“布里昂？……布里昂？……”一个九岁的孩子喊道，“究竟出什么事？”

“没啥，艾弗森，没啥！”布里昂答道，“你快跟多尔下去





……快点!”

“我们害怕极啦!”另一个年纪更小的孩子补充了一句。

“其他人呢?……”多尼范问。

“其他人也害怕!”多尔随口应道。

“喂,你们统统回去!”布里昂说,“把门关起来,躲进被窝里,闭上眼睛,你们便不害怕啦!没事,甭担心!”

“注意!……又一个海浪!”莫科喊了一声。

一个猛烈的冲击撞在船尾上。这一回,幸亏海水没扑上来,要是海水从楼梯口灌进船舱,游船将会负载过重而无法在涌浪中漂浮。

“快回去哇!”戈登喊道,“快回去……要不,我要找你们算账的!”

“喂,回去,小家伙!”布里昂以更为亲切的口吻添了一句。

两个脑袋隐没不见了,但恰在这当儿,另一个小孩又从楼梯口钻了出来,说:

“你不需要我们帮忙吗,布里昂?”

“不需要,巴克斯特,”布里昂答道,“克罗斯、韦布、塞维斯、威尔科克斯,还有你,你们跟小家伙呆在一起!……光我们四个人够了!”

巴克斯特从里面将门掩上。

“其他人也害怕!”多尔刚才这样说过。

可是,在这只被飓风卷走的纵帆船上难道只有孩子吗?——对,只有孩子!——船上一共有几个?——十五个,连戈登、布里昂、多尼范和少年见习水手在内——他们是在什





么情况下上船的？——咱们很快便会知道。

游船上竟没有一个大入？没有一个船长指挥？没有一个海员协助操作？在这场风暴中，没有一个舵手掌舵？——没有一个也没有！

而且，船上兴许没一个人能说出斯鲁吉号在这个大洋中的准确方位！……究竟是哪一个大洋？所有大洋中最辽阔的一个！这个太平洋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陆地至南美洲的沿海地带，渺渺茫茫，足有二千里^①宽。

究竟出了什么事？纵帆船上的船员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？难道是马来西亚的海盗将他们掳掠而去，船上仅留下年纪最大的才刚满十四岁的少年乘客在撑持？一艘百吨级游船至少需要一位船长，一位水手长和五、六个海员，可是，在操纵游船所必不可少的这批人马中，如今却只剩下一个少年见习水手！……这艘纵帆船究竟从何而来？从澳大利西亚的某一沿岸海域还是从大洋洲的某一群岛？出发了多久？要到什么地方去？任何一位船长要是在这个横无际涯的海洋中遇着斯鲁吉号，兴许都会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，而这班孩子无疑也会一一作出回答；可是，目力所及，岂见船影？既没有航线纵横交错的横渡大西洋的客轮，也没有从欧洲或美洲大批开往太平洋各海港的蒸汽或风帆商船。何况，这些商船的发动机或帆樯虽然相当强大有力，一旦驶入这个海域，也得全力以赴与风暴搏斗，哪能救援这艘像一块破船板似地被海浪颠来荡去的游船！

这时候，布里昂和他的同伴正在全神贯注地提防着这艘纵

^① 指法国古里，约合4公里。下同。——译注



帆船向这边或那边突然偏驶。

“怎么办？……”这时，多尼范问。

“有神明相助，我们完全可以脱险！”布里昂答道。

这话竟出自一个孩童之口，实在难得！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最有能耐的成人也难以怀着一线希望哩！

风暴确实在不断增强。拿海员的话来说，风像霹雳一般凌厉，这种说法实在恰当不过了，因为斯鲁吉号随时都会遇到被狂风“劈裂”的危险。况且，整整四十八小时以来，斯鲁吉号已处于简直无法控制的状态，主桅在离桅孔加固板四尺^①高的地方折断了，他们始终未能扯起一幅短帆以便更稳妥地进行操纵。被截去顶桅的前桅帆的桅杆尚能顶得住，但必须预计到，一旦从支撑它的侧支索上松开，它便会倾倒在甲板上。船舱上，小三角帆的碎片像鸣枪一般噼啪作响。全部风帆只剩前桅帆，而这块前桅帆也会随时被撕裂，因为这班小孩实在无力作最后一次缩帆以减少受风的面积。前桅帆一旦被撕裂，纵帆船将再也无法保持按风向航行，海浪将会横扫过来，使它倾覆而至下沉，这么一来，船上的乘客将跟它一道沉没于无底的深渊。

直至今今，海面上仍没出现过—一个海岛，东方也没显露出一片大陆！触岸搁浅是件非常可怕的事，然而，这些孩子可能认为，触岸搁浅并没像无边无际、呼啸怒吼的大海那么可怕。一线海岸，尽管有浅滩，有岩礁，有排空袭来的涌浪，有连续拍击礁岩的激浪，但在他们的心目中，这线海岸便是救星，这

① 法国古长度单位，约合33厘米。——译注





线海岸便是陆地，总比随时会在他们脚下裂开的浩森大洋要安全得多！

因此，他们在极力搜索或许能把船驶近过去的火光……

沉沉黑夜，哪有半点光亮！

凌晨一时许，一个可怕的撕裂声突然盖住了狂风的呼啸声。

“前桅帆的桅杆折断啦！……”多尼范喊了一声。

“不！”少年见习水手回答说，“是帆从帆边绳上被扯裂了！”

“必须把它扯下来，”布里昂说，“戈登，你留下跟多尼范掌舵，你，莫科，来帮帮我的忙！”

作为一名少年见习水手，莫科多少懂得一点航海知识，在这方面，布里昂也并非绝对无知。他从欧洲来到大洋洲时，已横渡过大西洋和太平洋，对航船的各项操作稍为有点熟悉。正因为这样，对航海一窍不通的其他孩子便将驾驭纵帆船的责任托付给他和莫科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布里昂和少年见习水手果敢地扑向游船的船艏。前桅帆的下部形成一个布袋，使纵帆船发生倾倒，眼看就要翻过去了，为避免游船被掀翻，无论如何得扯掉前桅帆。游船一旦倾倒，便再也无法恢复正位，除非砍断侧支钢索后从底部截断前桅帆的桅杆；但几个孩子哪能办到？

面对这种情形，布里昂和莫科表现出格外的机敏。他们非常果断地尽可能多保留一点风帆，以便在狂风持续下去时使斯鲁吉号保持顺风航行。他们终于成功地将横桁升降索松开，使横桁降至离甲板四、五尺高。前桅帆的碎片被用刀子割掉后，



下角由两根副转桁索系住，然后固定在舷墙的系索挂上。在进行这些作业时，两位无畏的少年曾几度险些儿被海浪卷走。

借助这一点点风帆，纵帆船得以保持很长时间以来便已一直维持的航驶方向。仅船壳本身的受风面积便相当大，使游船像鱼雷快艇似地高速前进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它比海浪溜得更快，因而能避开海浪，使它免遭跃过顶饰而涌来的恶浪的袭击。

之后，布里昂和莫科返回戈登和多尼范身边协助他俩掌舵。

突然，楼梯口的门又一次被打开了。一个孩子把脑袋探出外头。他就是雅克，布里昂的弟弟，比布里昂小三岁。

“你要干啥，雅克？”他哥哥问他。

“你过来！……你过来！……”雅克答道，“连客厅都进水啦！”

“可能么？”布里昂嚷道。

说着，他迅速地扑向楼梯口，三步并作两步地下去了。

客厅被一盏猛烈摇晃的油灯模糊地照亮着。借着灯光，可看见十来个躺在斯鲁吉号的长沙发或吊铺上的孩子。年纪最小的几个——有些才八、九岁——互相挤挨着，简直吓坏了。

“没事！甭担心！”布里昂首先想让他们放下心来，对他们说，“我们在这！……你们别害怕！”

“说着，他提起搁在地板上的一盏舷灯各处照了照，发现相当多的海水从游船的两侧来回淌流。

水从哪来？是从船壳板的裂缝中渗进来的吗？这正是他要弄清楚的。





客厅前面是一间大房间，再往前是餐厅和船员舱房。

布里昂走遍这几间房，发现水不是从吃水线的上方或下方渗进来的。既然水被游船的前肋板撞回船尾，那必定是从船头打上甲板而从舱房顶盖渗进来的海水，看来没啥危险。

布里昂重新穿过客厅，好让他的小伙伴们放心。他自己也没那么担心了，于是便回到船舵的位置上。这艘纵帆船建造得十分牢固，新近还在水下船体部分装修了一层质量上乘的铜护衬，完全不漏水，而且或许能顶得住海浪的袭击。

这时是凌晨一点。浓云密布，夜显得格外漆黑；狂风呼啸暴戾，游船仿佛整个儿埋入水中似地航行着。海燕尖厉的叫声划破长空。由于海燕的出现，能否断言陆地已经不远？不能，因为，人们在离海岸几百里远的海面上常常遇到这些海燕。况且，这些风暴中的鸟儿无力抵抗空气中的气流，只好像任何人力也无法遏止其速度的纵帆船那样随风飘荡。

一小时后，船上又响起了一声撕裂声。前桅帆剩下的帆布被撕碎了，帆片宛若一群巨大的银鸥，在空中四散飞舞。

“我们没帆了，”多尼范喊道，“而且无法再扯一张！”

“有什么要紧！”布里昂答道，“我们的航行速度并不会因此而减弱！”

“回答得倒挺干脆！”多尼范顶了一句，“难道这就是你的操作方式……”

“当心后浪！”莫科说，“我们必须把自己系牢，不然，会被卷走的……”

少年见习水手话犹未完，好几吨海水便越过顶饰涌到船上。布里昂、多尼范和戈登被抛撞在楼梯口上，终于扣住了楼